

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之星丛书

张外僧

钟二毛 著

回乡之旅

作家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之星丛书

回乡之旅

钟二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乡之旅 / 钟二毛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9. 8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 2019年卷)
ISBN 978-7-5212-0586-2

I. ①回… II. ①钟…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4167 号

回乡之旅

作 者: 钟二毛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陈 涛 杨玉梅 郑 函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64 千

印 张: 13.5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586-2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委会名单

主 任：阎晶明 邱华栋

副主任：彭学明（土家族）

编 委：

包明德（蒙古族） 叶 梅（土家族） 孟繁华 包宏烈

尹汉胤（满族） 刘立云 宁 肯 张 柠 刘大先

黄德海 陈 涛 杨玉梅（侗族） 郑 函（满族）

以民族的情意，打造文学的星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总序

邱华栋 彭学明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个新项目，于2018年开始实施，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具体组织落实。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的目的，是重点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中青年作家，打造少数民族文学精品，为那些已经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和全国文学界成绩斐然、广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再助一力，再送一程，从而把少数民族文学最优秀的中青年作家集结在一起，以最整齐的队伍、最有力的步伐、最亮丽的身影，走向文学的新高地，迈向文学的高峰，让少数民族文学的星空星光灿烂，少数民族文学的长河奔流不息。以文学的初心，繁荣民族的事业；以民族的情意，打造文学的星辰。

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的作家，必须是年龄在50岁以下的、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和全国文学界广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不管是否出版过文学书籍，只要其作品经过本人申请申报、各团体会员单位推荐报送、专家评审论证和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批而入选的，中国作协将在出版前为其召开改稿会，请专家为其作品望闻问切，以修改作品存

在的不足，减少作品出版后无法弥补的遗憾。待其作品修改好后，由中国作协统一安排出版，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推广。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感受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都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正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新辉煌。每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巨变，每一个民族的气象与品质，都给我们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我们每一个民族作家，都应该以一种民族自豪感，去拥抱我们的民族；以一种民族责任感，为我们的民族奉献。用崇高的文学理想，去书写民族的幸福与荣光、讴歌民族的伟大与高尚；以文学的民族情怀，去观照民族的人心与人生、传递民族的精神与力量。

我们期待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够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广大的人民中去，立心，扎根，有为，为初心千回百转，为文学千锤百炼，写出拿得出、立得住、走得远、留得下的文学精品。不负时代。不负民族。不负使命。

2019年5月18日

月 拢 沙

——钟二毛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序

叶 梅

钟二毛写小说，小说人物和故事几乎都来自一个叫月拢沙的地方。

这个好听的名字其实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只是童年钟二毛记忆中的情景：家门口有条河，河滩上有沙子，夏夜，会光着身子到河里洗澡，看月光照着河滩，极为纯洁、美丽。但月拢沙在生活中似乎又是存在的，读了钟二毛的小说，感觉到它就是曾经贫寒安静的乡村，也是当下荒芜动荡的田野，更是从那里奔向不同的城市，用各种方式谋求生存、寻找爱情，为种种无法倾诉的欲望而求索、而挣扎焦虑的人们无法释怀的家园。

地图上不存在的月拢沙，因此成为读者视野里中国南方的一个村庄。

钟二毛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个月拢沙的故事，读者认识了书中的人物，也就认识了月拢沙，它们暗合了某一种同样的气质，甚至带着月光的气息，忧郁而又明亮，传递着时代的脉动和人性深处的奥秘。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于2019年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其中收录了具有其创作代表性的《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无法描述的欲望》《爱，在永别之后》等篇什。从他的小说中显而易见的是，

月拢沙与城市之间的盘桓，月拢沙人因为城市化的进展而纷纷改变命运，城市又因为月拢沙人的混杂而不断改变底色。

钟二毛以他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写月拢沙人，也写自己。

因为他就来自月拢沙。他出生长大于湖南一个偏远山区的瑶族家庭，十九岁考上北京的大学，从此离开故乡，再也很少回返。在他大学毕业后南下到深圳的工作经历里，他当过警察、记者等，少年时对文学的喜爱使他对文字驾轻就熟，也因为职业的关系与社会不同层面的生活有了比较深入的接触和了解。先是写诗，后来又写小说，他笔下的人物从乡村进入城市，继而扎根城市，但血脉仍然来自乡村，流动着的依旧是稻田、乡音和鞋上永远沾着泥土的亲人的气息。多年的生活积累使他出手不凡，虽然小说创作时间并不长，但其作品很快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

曾经获得《民族文学》杂志年度奖的短篇小说《回家种田》是他早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也是令他有了更多自信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个最初并不情愿离开乡土而茫然进入城市的青年，心无归宿以至于：“每晚的梦里都装满了大片大片的稻田。这个时候，稻田已经落败，未割尽的禾根，在雨水和冷风的侵蚀下，近乎朽掉，人一脚踩上去，它们化成泥水。”“请你别笑我。我真的是想留在月拢沙，种田，种稻谷。……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象一片田野蔓延着水稻的图景。夏天，禾苗出穗，风过处，青叶点头，还是瘪着的谷粒逐渐有了重量，禾秆由嫩黄变成淡黄。稻穗的味，清香。”进入城市的主人公最终选择了步伐矫健地跑出城市，并且想就这样一直跑下去，跑回大瑶山，跑回月拢沙，告诉爷爷，告诉田野他回来啦。然而，回乡之后的命运仍然是不得不再一次远行。钟二毛的小说描写了许多这样进退两难的乡村人，他（她）们是为丈夫收尸的妻子、在城里开黑车的司机、带着孩子在工地上打工的父

亲……在与种种难以预料的遭遇困境之中对抗或妥协，他们的性格或鲁莽或狡黠，有乡难回，结局不一，悲凉但仍带微笑。这样的故事，钟二毛自己形容为：“蚂蚁的歌唱”，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代特殊农民的声音，抑或因为弱小，往往被忽略不计，或者又因时光的流逝，而被渐渐淡忘。钟二毛的小说则以难舍的牵挂真切记录，使得情景再现，让读者再一次得以深刻地咀嚼回味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对命运的屈从或抗争，并反思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进程中容易被漠视冷落的人性的安放。

从中篇小说《无法描述的欲望》《爱，在永别之后》开始，钟二毛追随社会现实的变化，更为明显地关注到已经扎根大城市里的月拢沙人，如他自己一样。他们是当年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毕业后求职成功，在大城市里安居乐业，有了房子、车子、孩子，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公务员、电视台记者、高校老师或者商人，看上去已是体面光鲜的城市人，内心深处却潜藏着难以倾诉的欲望、沉沦和自我拯救，仍有着始终难以泯灭的理想与爱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钟二毛的着力点并不仅在于如何讲好吸引人的故事，而更在于着力表现人性的纠结与煎熬，灵魂的叩问与撕裂，表现月拢沙人从最初进城到今天的成功或堕落，又如何在心灵歧途的泥泞之中进行艰苦的自我救赎。有评论家认为，钟二毛绘制的“浮世”让读者看见他颇具反叛的沉思。这种反思不是浮在表面的沉思，也不是道德说教意义上的沉思，而是借用小说的艺术寻找到了“浮世”与“沉思”之间的秘密通道。

钟二毛是一位愿以赤子之心进入生活的作家，他对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同时心怀责任，具有格外的敏感和自觉。在当代中国经历40年改革开放之后，他笔下的月拢沙人，也就是一部分乡村农民已经成为城市的主人，在这个多元转型时代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并由此也带来

了更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复杂的社会形态。捕捉其中的奥秘，记录人间善恶，回答时代的课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是文学的天职。钟二毛显然对此有过无数次颇费苦心的思考，在他的创作谈里，他曾谈到，每写一个短篇小说都要酝酿好久，一年、两年，甚至更久。开头结尾、结构节奏、气息，也都要琢磨很久，一直到似乎是心领神会，方才进入写作状态。

他对小说技艺的把握是灵巧、讲究的，他的短篇小说一般都不超过一万字，有的只有四五千字，他希望写出迷人的小说，希望小说自由、内向、机巧、有难度。在他看来，短篇小说不需要任何技巧，但又无处不是技巧。虚构的艺术，在短篇小说这个文体上表现得最为彻底。他的语言幽默生动，具有充盈的活力，他力图要写出生活中新的可能、新的发现，同时追求新的形式、新的手段。近年来，他在当作家的同时，又专业学习了电影导演，并将自己的一部小说改编成剧本、亲自导演成电影《死鬼的微笑》，获得第60届美国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小成本电影奖”等奖项。他由此不断拓展，对文学的表现有了更多想象和发挥的空间。

他的《回乡之旅》是月拢沙的故事，也是当下中国城市和乡村耐人寻味的故事；了解月拢沙，就在了解今日中国。钟二毛用他多年的努力让我们细致地领略了曾经月光下朦胧的沙滩、无边的田野，以及那条载动着人的命运始终往前奔流不息的河。从乡村到城市，又由城市回首乡村，迂绕而行，放眼望去，曲折而又开阔，这是月拢沙人之路，抑或是钟二毛将继续跋涉的写作之路。一切都在行进中。

目 录



月拢沙 叶梅 /1

回家种田 /1

死鬼的微笑 /14

回乡之旅 /26

无法描述的欲望 /38

爱，在永别之后 /116

回家种田

说来可笑又可疑，我每晚的梦里都装满了大片大片的稻田。这个时候，稻田已经落败，未割尽的禾根，在雨水和冷风的侵蚀下，近乎朽掉，人一脚踩上去，它们化成泥水。

偶尔，偶尔有一个老人会出现在田野上。我们在田野里机械地问候着辈分：伯，爷，太。老人问我，你一个人跑到田埂上来吹北风，搞什么卵子哦？我说，没搞什么，没事出来看看。老人又说，看条卵，你应该到广东去看高楼大厦。

老人围着我兜了一圈，走开了。他从家里走到田野里来，似乎就是为了和我说一句话。

正月初四一过，就有人搭车走了，说是再不走，车子就难搭喽，车费就翻倍喽。去早了，还可以拿到老板的大红包。他们走的时候，义无反顾，一大清早天蒙蒙亮背起行李就走，哈着白气离开，走起路来十分有劲。好像这个家，这个他们一砖一瓦一肩一膊垒起来的家，是一个旅店，住一晚就走，包都不用打开。这个时候，我好想冲出去，拦在他们的面前，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到底是哭是笑，是冰冷是热乎，还是别

的什么。

我尤其是想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就是腊月初四一早走的，大年二十九才回来。他们回来，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温暖。他们像是来开一个紧急会议，脚一进屋，就翻出各种东西，安排这样安排那样。父亲还向我要来本子和笔，把每天要干的事、见的人、还的账、交的钱一一列好，然后清早出门，晚上回来。大年三十晚上，他破天荒地打电话回来，说他在镇上，懒得回去了，今晚一家人到镇里的大酒店吃年夜饭，杀什么鸡宰什么鸭，今年搞点新鲜的。电话里，他十分兴奋，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感觉他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

极不情愿又充满好奇，一家人在冷风中走了五里地。一路上，炮仗声声，一刻也未断过，人像踩着蹦蹦声在走路。中间路过一片别村的田野。我绕进田埂上，独自走一条路。这片田野和我们月拢沙一样，死了。想找个禾根踩，都没有。

这么大片田野，没有一块种过东西，荒起。

整个田野，像一块陈旧的塑料薄膜，灰灰的，死了一般。

不是死了是什么？

母亲在喊我，快点走，要不你老子又要骂人喧闹了。

我赌气似的，隔着田野说，你们去，我不去了。

爷爷烟嗓子在嘶哑，你这个卵崽！

父亲看到我们来到，十分高兴。还是鸡鸭鱼，只不过酒店里是用盘子装的，家里用的是大海碗。服务员只有一个，也就是老板娘。老板娘还是个病人，看她右手扶着一个铁叉子，叉子上吊着一瓶药水，药水正一滴一滴地钻进她的左手。我怀疑一桌菜都是父亲自己端上来的，老板

娘只负责喊一声“菜好了”。

在别人家里吃年夜饭，一切变得规规矩矩。父亲更像一个远道而来主持会议的人，大家都左右围着他坐开，母亲、我、爷爷、弟弟。

父亲说，大崽，过了年，你还不打算去广东打工？

我懒得回答。

父亲又说，哪个高中毕了业不都是去打工的？

母亲帮了一句，年轻人个个都在外面，你一个人在月拢沙干什么？那两块石板还没踩够？

那两块田有什么好种的？要田好种，大家早在家里种了。父亲接着来。

年轻人要出去见见世面。母亲跟着又接了一句。

我就是想种田。我说。

请你别笑我。我真的是想留在月拢沙，种田，种稻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象一片田野蔓延着水稻的图景。夏天，禾苗出穗，风过处，青叶点头，还是瘪着的谷粒逐渐有了重量，禾秆由嫩黄变成淡黄。稻穗的味，清香。认真闻，没有，不经意鼻子一扫，又有了。

这个时候，一只绿背脊、白肚子的青蛙，在水田里跳跃，伸直的后腿，宣告它又消灭了一只害虫。

八月十五过后的二季稻秋收，惬意悠长。一年里的最后一季，不用像一季稻那样，被鬼赶似的，担心秧苗是否过老，担心旱情是否来到。早点去晚点去都没关系，一把细锯齿镰刀扫过去，五六坡禾苗倒下，握成一手，放在脚边，一起身，一块田被剃成了痢痢头。喝口水，再蹲下去，再起身，身后的禾堆，纵横有序，像正饶有耐心地下一盘陆战棋。

脱粒后，谷子运回家，搬上楼顶。秋阳下，谷子翻身，晒干。晒干的谷子，味道不再是稻穗那种隐隐约约的清香，而是一股沉甸甸的香，刚脆的香，太阳底下的香。

再回到田野，禾苗变成了禾草。禾草也干了，把它锁起来！扯四五根禾草，做绳子，一掐，一绕，一紧，一顿，好了。一个小圆锥就站在田野上了。半天工夫，一块田站满了禾草小垛子。它们这回下的不再是陆战棋，而是活生生的国际象棋。

我种过水稻。高中毕业后的夏天，我在爷爷的帮助下，跳过一季稻，插上二季稻。

是的，只有年过七十的爷爷帮助我。

整个村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

我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十八岁。

我们是农民，为什么让田野荒废？

我问爷爷。

爷爷半天才回了我一句：你书读多了，读蠢了。

爷爷借来牛、犁。我们把田翻了起来。然后买谷种、肥料、农药。一村人跑到田埂上看热闹，说闲话。他们不是说我们的闲话，是说真正的乡间闲话，关于嫁娶，关于节气，关于巫术，关于鬼魂。

浸种子。

种子饱胀，坠于秧田。

秧田冒出秧苗。

秧苗成熟，插进另外一块田里变禾苗。

禾苗出穗。

穗成谷粒。

谷粒落下。

落下即一日三餐。

大年初七，我在爷爷的目送下，坐上大巴，去了广东深圳。

十八岁，出门。不是远行，是打工。

我进了一个名叫鹏程的电子厂，在宝安。这个电子厂做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不晓得，大家下班了也不说这个。我每天的工作是把一个个小彩灯按进一个巴掌大的塑料盒子里。塑料盒子里有无数个小窟窿，花生米大小。我安插小彩灯的时候，想起了拱起屁股插秧的时候，于是动作麻利而准确。怀着这种美好心情，在密密麻麻的新手中，我成了老手，每天算下来就我工资最高。

主管有天站在我身后，按着我的肩膀说，不愧是正宗的高中毕业生，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可这种美好心情，只延续了三个月。

那些窟窿怎么也插不完。连睡觉的时候，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都是捏在一起的。

我担心两个手指永远这样，那以后怎么掌犁、割禾、锁草垛？

装病一个礼拜后，我结清工资，辞工了。

拿着三个月的工资，我住进鹏程厂附近的一家小宾馆里，打算另外找一个厂。

宾馆楼下每天张贴着很多招工启事，巴掌大的纸片一层一层地覆盖着，风一吹，呼啦啦地响。这些招工启事，全是各种电子厂的。想起那一个个窟窿，我心里一阵阵发麻。

我决定再也不进电子厂。

可这片全都是电子厂。

田野是一片一片的。想不到厂子也是一片一片的。

我当即离开了宾馆。我再也不想进工厂。不想坐下去看到密密麻麻的窟窿，站起来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头。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一家公司。在市中心，四十八层，光坐电梯就要坐一分多钟，豪华，真正的高楼大厦。空调像不要钱似的，冷得人起鸡皮疙瘩。大热天，每个人都穿着西装，一个个像病了的黑熊，说话走路，张口抬眉，彬彬有礼，一个模子。

这回，我知道了公司的产品是什么，他娘的，还是电子产品。

只不过，这个电子产品已经成型，有着精美的包装，还有大部分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因为看不到窟窿，同事加老板也就不到二十个，所以我留在了这家电子元件贸易公司。

我的职位是跟单员。考核制度规定我每天电话回访六十个客户。

所以，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最后一件事还是打电话，“喂”字轻轻的，拖着音，然后“嗯”升高音量，最后“您好”。

那些被称为客户的人，永远没有好脾气，不是说你发货慢了，就是说款子到慢了。他们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地骂人，我要不停地说，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谢谢。

一开始，我很不习惯。一说到好、对不起、谢谢时，我的脚就不由自主地点地，然后抬屁股。我是想站起来，当对方的声音，点头，变化着表情，说好、对不起、谢谢。

两个月后，我就受不了了。不知道是不是天气过早炎热的缘故，从来没见过面的客户，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是吃了炸药似的，一开口只有两种语气，一种是命令语气，一种是反问语气。